

27

陝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74223/01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8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30,000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

统一书号: 11094·38 定价: 0.65元

(内部发行)

复 刊 说 明

文化革命以前，本会曾广泛深入地开展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选编出版《陕西文史资料选辑》五辑。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项工作被迫中断达十二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这项工作才得以恢复，《选辑》第六辑现在也同读者重新见面了。

根据五届全国政协章程规定的精神，今后的文史资料工作，应以搜集整理现代史、革命史为重点，这是我国历史发展新时期党所交给我们的一项新的光荣任务。我们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革命老干部是伟大事变的参加者，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切身体会。他们的经验和体会，是可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掘这一财富，对于革命历史的研究工作和教育下一代，都有十分迫切和影响深远的重要意义。希望参加过历次伟大事变的老干部，以当年那股革命热情，或口授或撰写，把自己亲身经历体验的第一手资料提供出来，支持我们把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起来。

文史资料是历史发展各方面的真实记录。本《选辑》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民族、宗教、人物传记、社会风尚等史料以及历史文物，一并收集。内容上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存真、翔实、具体。至于文体则不拘一格，体例不限，凡回忆录、亲历记、见闻记、笔记、二三事、大事纪要、年（月）表等，均所欢迎。

搜集整理史料，是一项涉及面广而严肃的政治任务，需要各方面密切配合和协作，才能做好。我们热切地希望革命老干部、各方面人士、史学工作部门及爱好历史研究的同志，与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担当起这个光荣的任务。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经验不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提出批评和建议。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红二十七军战斗历程的片断回忆····· 李赤然 (1)

清涧起义····· 雷恩钧 (35)

渭华起义····· 王 云 (41)

渭华起义回忆····· 郑殿华 (58)

渭华暴动亲历记····· 刘映胜 (70)

播种晋西 结果秦陇

——回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革命斗争

····· 马佩勋 李维均 (77)

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

及南下的失败····· 刘约三 (91)

耀县游击队的成立和照金根据地

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陈国栋 (105)

木头峪暴动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的

成立及其初期的战斗活动····· 高长久 (112)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与安定

地区武装斗争情况回忆……………刘明山(128)

回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

吴堡县的武装斗争……………李启贤(142)

马家坪子战斗和红二十支队的成立

……………陈克功(150)

曲折的道路 胜利的征程

——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

陕、康、甘情况回忆……………江波(155)

高台战斗始末……………吕仁礼(172)

红二十七军

战斗历程的片断回忆

李 赤 然

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第二年，陕北各地游击队就统一起来，编成了陕北红军纵队。不久，陕北红军纵队又正式编为红二十七军。此后，红二十七军和二十六军一道，在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驰骋于西北高原，转战在陕北各地，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白军，大量歼灭了敌人，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从红二十七军成立时起，就在这个部队工作，历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参加了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历次战斗。每当我回想起革命战争的岁月，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烈的光辉战绩，就历历在目。由于时隔几十年，这篇回忆文章，难免会有错误和遗漏，希望知道红二十七军战斗历史的同志们予以补充和订正。

一、红二十七军的创建和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红二十七军在反“围剿”中诞生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

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举行过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点燃了西北武装斗争的烈火，擎起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虽然由于当时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又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并在陕甘边的照金地区，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使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陕北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派党员深入农村，搞农民运动。当时，我们在绥德师范上学的党团员，都分头到各县农村去当小学教员，以学校为立脚点，发动贫雇农群众，广泛发展党团组织。陕北在军阀井岳秀的黑暗统治下，官府与豪绅地主相勾结，横征暴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加上灾荒频临，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群众胸中燃烧着反抗的怒火，渴望着解放。党在农村中宣传共产主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深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我党在安定、延川、神木、府谷、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等县，普遍建立了组织，并建立了秘密的革命群众组织贫民团、互济会、妇女会、少共团等，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党在农村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有了一批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革命力量已经在农村聚集，正用战斗来迎接革命风暴的来临。

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根据这次会议，陕北党的工作重点，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斗争，由一般斗争转为武装斗争，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各县游击队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安定，特委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九支队”加以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后又成立了八支队；在延川有九支队；在绥德先成立了二支队，后又成立了五支队；在神木成立了三支队；在吴堡成立了四支队；在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各县除红军游击武装外，还普遍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有了革命武装，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兴起。到一九三四年春，陕北形成了安定、绥清、神府三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的壮大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敌人开始对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进行“围剿”。

一九三四年五月，井岳秀为配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对我陕甘边根据地的围攻，调动了他的八十六师全部人马一万来人，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神府、绥清、安定三个革命根据地行第一次“围剿”。六月，敌主力高双成旅共四个团，集中于绥德、清涧、安定、横山一带；敌另一主力刘润民旅，集中于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井岳秀效法反共头子蒋介石采取碉堡政策，包围我根据地，在他们侵占的地区，大搞清乡活动，扶持地主民团，建立反动的保甲制度，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当时陕北根据地内只有六、七个游击支队，共有人枪一百几十。敌强我弱，悬殊百倍。根据这种情况，陕北特委决定我反“围剿”斗争的方针是：适时的集中力量，配合赤卫队，各个击破敌人，加强士兵工作，瓦解敌军，争取里应外合。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同志按照特委的方针和决定，于五月底，调二支队和五支队到安定与一支队会合，组成陕北红军游击纵队，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纵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纵队成立后，乘敌不备，打了横山、石湾和安定县城，救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

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挥师南下陕甘边。

六月间，谢子长同志领导的红军纵队到达陕甘边，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两军领导人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谢子长同志带领红军纵队再回安定，王世泰同志带领红二十六军老三团也来陕北，集中兵力，共同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其余部队在陕甘边一带抗击敌人。

谢子长同志率领的红军纵队和王世泰同志率领的老三团，七月间回到陕北。首先打开了安定金武塌，歼敌一个连；继又打开了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两战皆捷，士气更旺，他们乘胜前进，又去奔袭清涧县的河口镇。

这时候，我在瓦窑堡搞地下工作，任瓦窑堡市委书记。谢子长同志的红军纵队回师陕北后，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曾命我出城到玉家湾，将红军纵队的布告和标语带到瓦窑堡城内去张贴。我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因敌人的追查搜捕，只得离开瓦窑堡，来到安定县北区的李家窑湾。在这里，我找到了八支队，见到了八支队的负责人栾兴春和刘明山、贺吉祥，同他们一起商量了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问题。当时，敌驻瓦窑堡的张建南营奉调去增援河口镇守敌，为了减轻主力红军攻打河口镇的压力，我建议八支队乘虚袭击瓦窑堡，吸引敌援军回调。八支队的领导人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又认真研究了具体打法和赤卫队的配合方案，当晚就从驻地出发，直奔瓦窑堡的河东村。八支队虽然只有五、六支长枪，两三支短枪，人数也不多，但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这次袭击声势很大。战斗一打响，就使敌人惊恐万状。一边胡乱打枪，一边向河口镇方面告急。第二天，张建南为保瓦窑堡果然回调。八支队胜利地达到了原定的作战目的，我主力红军也

消灭了河口镇守敌一个连。

就在这次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同志不幸负伤。他回到玉家湾见到我的时候说：“宗贵（我的原名），你搞地下工作已经没有条件了，党已经决定将纵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红一团，让你到红一团去任指导员。拿起武器和敌人好好斗争吧。”我听他说罢，内心十分激动。谢子长同志身负重伤，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一刻也不休息，一心为革命操劳，为创造红军呕心沥血。我遵照他的嘱咐，结束了党的地下工作，来到红军队伍里。可是，谢子长同志终因伤势严重，十月间就转到地方养伤去了。

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红一团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安定县西区崖窑畔成立。起初，红二十七军没有军部、师部，就只这一个红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政治指导员李宗贵；第二连连长陈文宝。全团共有百余人，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

红一团初成立，人数虽少，但政治和军事素质却很好。因为其成员多是来自地方游击队和翻身了的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有相当高的阶级觉悟；干部多来自红二十六军有经验的老同志和做过多年地下党工作的同志。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还按照中央红军的经验，将“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是部队里坚强的核心力量。部队提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建立了官兵一致，情同手足的新型的官兵关系，坚决克服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干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下，当时红军队伍里流行两句誓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所以在生活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讲怪话、开小差的。在极为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斗争，毫不退却。

为提高红军战士的军事技能，贺晋年同志注意利用作战的空隙，抓部队的军事训练，每日早晚两操，学习四大技术：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以及如何判定方位，利用地形地物等知识。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军队，训练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无敌红军，需要克服没有文化和缺乏纪律性的许多困难。因此，做政治工作的干部，除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外，当时主要是贯彻红二十六军传过来的暂行条令十八条纪律，如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胜利品不归公者处死刑等等。条令很严，要使每个战士都懂得条令的意义，并乐于在实际行动中去执行它，这就是政治工作的责任。经过耐心的教育，工农子弟兵都懂得纪律的重要性，因此红军部队纪律严明，赏罚分明，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真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当时有一段信天游唱道：“鸡娃子叫，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反映了人民群众见到红军指战员的喜悦心情，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真实写照。

（二）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陕北红军在红二十六军老三团的有力配合下，经过金武塌、张家圪台、河口、董家寺四次大的战斗，基本上打破了敌人对陕北红军的围攻。这四次战斗，我摧毁敌人据点工事多处，俘敌官兵一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陕北红军改善了装备，越打越强。井岳秀虽有一万来人，但要驻守陕北二十余县，每县多则一营，少则一连，榆林、绥德是敌根本，用兵留守更多。所以，敌每次能出动对我进攻的兵力，只能达到连、营一级的规模，我无城池可守，每战都能集中优势兵力。因此，敌人连战败北，黔

护校旁，只有收缩兵力，驻守县城和重要集镇。

我红一团利用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弱点，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时而集中兵力“吃掉”敌人，时而大胆分兵拔除“钉子”，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乘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贺晋年团长和马佩勋政委带领陈文宝同志的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和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陕北最早的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安定西区白庙岔一带的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临时主席是白占玉，粮食部长是薛兰斌，军事部长是雷恩钧。

我们一连和活动在延川县附近的高朗亭同志领导的九支队配合，打开了安定东区到延川县、清涧县任三、马万里同志领导的二支队活动地区的通路。那是重阳节的清晨，我们的部队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泥沟、马家坪、单头一线。中午时分，各地伏兵一致行动，一网打尽了敌人安置在这些地区的九名反动分子和特务坐探，清除了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上的“障碍”。紧接着，党在沿线地区组织起秘密群众组织，使这条要道畅通无阻。尔后，我们又到延川县砖窑村，再次与高朗亭的九支队配合，开辟了清涧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地的交通就很便利了。

不久，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结。就在这时，安定县委杨彩斌等派到石窑湾折科大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广胜、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等，领导了一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长枪二十余支，三十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任命梁文郁为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同志接任。

部队集结后，决定到红色区域外围的延川县清平川一带活

动，相机消灭延川县的地主武装民团。部队由安定北区的李家窑湾出发，途经吴家寨子、蒿皮子沟，到延川县清平川的王家圪凸附近。那里地形是南北向一条川道，东西是山，川道中间有一条深不过膝、宽不过丈的小河，河对面有座小山岭，还有一个土地庙。红一团预先埋伏在东、西两山的山腰和土地庙周围的隐蔽处，高朗亭同志的九支队埋伏在东山的制高点上。我们总结了前几次作战的经验，选拔了平时作战勇敢，军事素质比较好的共产党员、连排干部作为突击队，其余同志编为第二梯队。刚部署就绪，延川县县民团三百余人闻讯而来。他们大摇大摆，不可一世，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完全摆出一副打人的架势。当这些家伙走进我们的伏击圈时，只听一声令下，指战员如同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西两面山坡上冲了下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嗷嗷乱叫着向东山上撤退。这时，高朗亭同志的九支队又从山头上压下来，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把敌人逼到很窄小的一条山沟里。交战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了这个民团，活捉了敌团总刘光汉和分团总高明锦，俘敌二百余名，缴获枪枝二百余支。我们的部队全部换了步枪，并将多余的枪枝武装了当地刚组织起来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当天晚上，我们在永坪镇处决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刘光汉。这一仗打出了威风，红一团的战斗力又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士气锐不可当。这一仗，解放了这一地区的人民，武装了群众，震撼了延川敌人的统治，为迎接红二十六军到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北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英勇战斗，完全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根据地的区域大大扩大，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赤卫队三结合的完整体系，建立了工农政权，土

地革命一天天深入。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有了靠山，而站立起来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则是革命的铜墙铁壁。

这时，郭洪涛同志等也到了安定北区的冯家稍塬，召集红一团主要干部贺晋年、马佩勋、李宗贵等开会。会议总结了工作，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郭洪涛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国民党不甘心于失败，已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将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他告诉我们，要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部队要准备打大仗。

二、红二十六、二十七两军会师 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红二十七军的发展壮大与两军会师

一九三四年秋冬，当我陕北红军粉碎井岳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后不久，反共头子蒋介石飞到华北和西北，在太原和西安对阎锡山、杨虎城、马鸿逵面授机宜，部署“剿共”军事，阴谋策划陕、甘、宁、晋四省军阀联合“围剿”我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令高桂滋的八十四师，从宋家川渡过黄河，由山西进驻绥德地区。

经过一番策划，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出动五、六万大军，向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井岳秀的八十六师缩小防地，集中于榆林、神木、府谷、米脂、佳县、横山、三边一线，重点是进攻我神府苏区；高桂滋的八十四师进驻绥德，集中于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延安、安定一线，重点是进攻我安定苏区；马鸿逵十数个团在陇东曲子、

环县、合水、庆阳一线，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在正宁、宁县一线，杨虎城部在关中和洛川、黄陵、宜川一线，重点是围攻我陕甘边苏区。根据地四周乌云翻滚，恶战迫在眉睫。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反共“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紧张地动员起来，首先是壮大主力红军，作好反“围剿”的军事准备。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刘志丹同志来到陕北，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主席，谢子长同志任副主席，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建立了粉碎敌人进攻的指挥机构。

接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在安定的白庙岔，宣布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长杨奇，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修。下属三个团，一个少共营。第一团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辖四个连：一连连长阎应娃，政治指导员薛毓瑞；二连连长陈文宝；三连连长李学臣，政治指导员李宗贵；少年先锋连连长梁文郁。二团团团长任三，政委马万里。三团团团长王思恭，政委王国昌，该团这时还在吴堡县境内。少共营营长记不清了，政治教导员是王学礼，经济员是白斌勋。全师共一千二百人左右，枪枝基本齐全（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武器），子弹不多，每枪只有四、五发左右。师部成立后，部队转移到北区的冯家稍嘴、李家窑湾一带。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围剿”的主力，是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高桂滋这次完全搬用了蒋介石“围剿”我中央红军时用的那一套军事策略：即修筑碉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并实行罪恶的“移民并村”政策，大搞烧、杀、抢，制造“无人区”，企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红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